

坂口安吾

SAKAGUCHI ANGO

白痴

译
草
谭
月

坂口安吾 白痴

伊泽让她躺进被褥，坐在她的枕头边，就像哄三四岁的女
儿入睡一般，轻轻地抚弄着她额头的刘海儿。她发呆地睁着眼
睛，如孩子般纯洁无邪。伊泽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厌恶你，
爱的表现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人类最终的栖身之地是故乡，
你就是常住我故乡的那个人。」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5463-4009-8



9 787546 340098 >

定价：25.00 元

白痴

吴伟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日) 坂口安吾著 ; 吴伟丽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1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4009-8

I. ①白… II. ①坂… 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659号

白痴

-
- | | |
|-------|-------------------|
| 作 者 | [日]坂口安吾 |
| 译 者 | 吴伟丽 |
| 出 品 人 | 周殿富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聂文聪 曾雪梅 |
| 装帧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8.25 |
| 版 次 | 2011年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jlpg-bj.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 ISBN 978-7-5463-4009-8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坂口安吾
SAKAGUCHI ANG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白 嘉	〇〇一
墮落论	〇三一
墮落论·续	〇四三
青春论	〇五五
恋爱论	〇九九
战争论	一〇九
孤独闲谈	一二五
学习记	一四三
我的精神周围	一六五
文学的故乡	一八七
文化节	一九七
精神病备忘录	二二一
坂口安吾年谱	二三五

白痴



那个房子里曾经人与猪、狗、鸡和鸭同住一处，甚至食物都相差无几。有一幢像仓库般的弯曲建筑，楼下住着房东夫妇，顶层租住着一对母女，女儿未婚先孕，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

伊泽租的小房间偏离正屋，听说房东患肺病的儿子曾经住过这间小屋，十分破旧，和猪圈没什么两样，但是壁橱和橱柜还是有的。

房东夫妇是开裁缝店的，做街道里的一些缝纫活儿（所以让患肺病的儿子住到另外一间屋子），也是街道主任。听说租房子的那个女孩，原本是街道委员会的一名办事员，曾一直寄住在居委会事务所；与居委会会长以及除了裁缝店主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共有十多个）关系对等，也就是说孩子的父亲就在他们中间。于是，街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筹钱

租下了顶层这间屋子，让她生下孩子。但是，也不会有那么便宜的事，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开豆腐店的，在女孩偷偷住到这里后，只有这个男的常来看望她，结果她变成了这个男人的小妾。其他人知道了后就不愿再筹钱，蔬菜店老板和时钟店老板以及其他总共有七八个人（每人出五日元）坚持说一个月后的生活费应该由那个男的负担，这个女孩现在懊悔不已。

这个女孩长着一张大嘴和两只大眼睛，她讨厌鸭子，只给鸡喂食，鸭子总会从旁边冲过来抢食；每天她都气势汹汹地驱赶鸭子，挺着个大肚子，翘起个大屁股，走路的样子就和鸭子一样。

胡同口有个烟草店，住着一个涂白粉的五十五岁的老太太，前后赶走了七八个情夫，举棋不定到底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开店的。裁缝说年轻男子从后门去买香烟的话，可以以黑市价买到，让伊泽也去买买看，但是伊泽上班的地方也买得到，所以用不着去她那儿买。

和她交情好的米店的后面，住着一个有点儿财产的寡妇。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以及两个孩子，但是这对亲兄妹组成了家庭；寡妇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就默许了。但是哥哥后来有了个情妇，于是要把妹妹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亲戚，妹妹吞服了灭鼠剂，喝了之后去裁缝店（伊泽寄宿的地方）学做裁缝，后来药效发挥作用，最终一命呜呼。当时医生的诊断是心肌梗死，伊泽吃惊地问裁缝店主是哪个医生下的诊断，裁缝

店主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反问道：“难道不是那样的吗？”

这一带有许多便宜的房子，其中住着一部分小妾和卖淫女。这些女人没有小孩儿，共同点是都会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所以很受管理人员欢迎。因而管理人员一点儿也不在乎她们淫乱的生活。这里半数以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也住着女子志愿队的成员，里面有课员的情妇（自己的妻子被疏散），有要人的小妾，还有停职每月领生活费的孕妇志愿队成员；一个小妾就可以住一所房子，引得大家很是羡慕。曾经做杀手的满洲无业者（裁缝店主的徒弟）的隔壁住着一个按摩师，再过去一家是裁缝银次的高徒，后面住着一个海军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的地下挖到一尺就会冒出水来，根本无法建防空洞，只有这个少尉有一个比他住的房子还气派的防空洞。伊泽上班要经过路边一家木制两层建筑的百货商店，由于战争而歇业了，二楼的赌场倒是每天营业；有权势的人占据着几个民众酒吧，整日喝得烂醉，对民众耀武扬威。

伊泽大学毕业后当了名报社记者，然后成为一名文化电影的演员（还只是见习阶段，没有单独演出过）。二十七岁的他对人生的内面已经有了些了解，对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多多少少有些耳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远离城市、被小工厂和民居包围的商业街的实际状况是这般场景。他问道：是不是战争爆发之后，人心才变得如此冷漠的呢？裁缝店主一脸哲学家的表情，静静地回答道：“不是，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最大的人物还是伊泽的邻居。

这位邻居是个怪人，有不少家产，但是特意把房子建在贫民窟的这个胡同里，也许是因为极度害怕小偷和闲散人员的闯入吧。来到贫民窟，偷偷进入大门后却找不到房子的进门处，安装的全是格子窗户，房门和大门正反相对，不绕房子走上一圈的话是找不到房门的。这个构造会让闲散人员打消闯入的念头，在绕圈找房门的时候就会被看破是无端闯入而被警察管制，看来这个邻居不喜欢凡夫俗子。他家的房子是一幢有多个房间的二层建筑，关于里面的内部格局，连号称“万事通”的裁缝店主都不太清楚。

这个怪人三十岁左右，有个母亲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妻子。听说只有他母亲人还算正常，会歇斯底里地发脾气，配给不足的话就会光着脚跑去找街道委员会理论，这点街道上没有其他女人比得了；他妻子就是一个白痴。怪人在还是享受幸福的年纪就出了家，穿一身白衣，去四国地区朝山拜庙；不知在四国什么地方与这个白痴女情投意合，就把这个女人带了回来。怪人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女的跟他天生一对，气质佳、柳叶眉、瓜子脸、神情抑郁、面容姣好，脸型就像古代人偶、能乐面具一样。两个美男美女走在一起时，让人觉得是非常有教养的一对。怪人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一副熟读万卷书般疲累冷漠的神情。

有一次这个胡同进行防空演习，老板娘们个个忙得不可

开交，这个怪人穿着和服便装，站在旁边咧着嘴边笑边看。没一会儿，他又换了身防空服装，从别人那儿抢来水桶，边泼水嘴里边发出“欸……呀……吼……”的怪叫，然后又爬上梯子登上围墙，从屋顶上发号施令，进行了一场训话般的演说；伊泽这时才察觉到这个人不太正常。这个人有时会从围墙爬进裁缝店的猪圈，踢翻装猪食的桶子，若无其事地给鸡喂食，又突然把鸡踢飞。但是尽管这样，伊泽还是觉得这个人非同寻常，所以一直都对他以礼相待。

但是这个怪人与常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例如他比常人更加小心谨慎，想笑时就咧嘴笑，想演讲时就演讲，扔石块打鸭子，捅猪的脸和屁股一捅能捅上两个小时。他的内心十分害怕别人的目光，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私生活和别人隔绝开来；从大门要绕上一圈才能走到进门处，这样的设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日常生活安静冷清，不对别人的事流言嚼舌，充满理性。胡同的一侧是凌越在伊泽那间小屋上的一些小平房，全年响彻着流水声和妇人们下流的说笑声；其中住着一对姐妹，晚上谁有客人的时候，另一方就避开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怪人只有在咧嘴笑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不正常。

白痴女特别安静老实，嘴里总是啰啰唆唆地说着些什么，含糊不清，即使听得清楚也不知何意。她不会做饭做菜，让她做可能也会做，但要是因为没做好对她发脾气的话，她就更做不好了；即便是去领取配给物时，也只是站在旁边一动不动，都是邻居帮她拿。有人说：“是怪人的老

婆，当然也是个白痴啦，就别有其他什么贪念了。”但怪人的母亲非常不服，对她连饭都不会做这一点很是生气，她大多数时候还是很稳重、有教养的，但是有时会歇斯底里地发狂，那时就会显得比怪人更加面目可憎。三个怪人当中，唯属她那声嘶力竭的叫声显得又蠢又变态。白痴女胆小，平常风平浪静时都提心吊胆，人的脚步声也会让她吓一跳，伊泽轻声向她打个招呼，也会让她在那儿发呆不动站上半天。

白痴女有时也会来猪圈。怪人会像来自自己家一样大大方方地走进来，扔石头打鸭子，来回捅猪的面部。但是白痴女不发出任何声响，如影子般躲了进来，屏住呼吸躲在猪圈后面，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时隔壁的老太总是会发出如同鸟叫般的声音，大叫道：“小夜！小夜！”每当这时白痴女就会吓得身子缩成一团，站立不稳，要经过很长时间像虫子般一点一点来回挪动之后，最后才能慢慢行走。

报社记者、文化电影演出家等职业是底层职业，他们要掌握的只是时代的流行，不能落伍于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比起职员、官吏、学校、老师等词汇，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语要更为泛滥，但是那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就像为女人用尽了所有的钱，然后喝得烂醉，将这种痛苦称之为人间烦恼一样极其无聊愚蠢。“为太阳旗而感动”、“感激士兵们”、“不由得眼眶发热”，一听到连续不断的轰炸声、“嗒嗒嗒”的机枪声，立即无意识地匍匐在地，没有高

尚的精神是创作不出有真实体会的文章的，为此焦躁憔悴，深信拍电影以及所谓的战争表现就应该这样。有个人说由于军队的审阅，所以很难写，但是又写不出其他真实内容的文章，文章本身的真实感和审阅也并没有多大关系。总之，不论哪个时代，这些人都写不出真实的内容，只有空虚的自我。他们一直深信：要顺应流行，以通俗小说作为蓝本来表现时代。事实上，难道所谓的“时代”只是如此的浅薄愚蠢吗？颠覆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这场战争和其战败到底和真实的人类有着何种关系？一个民族的命运被内心深处最薄弱的意志和愚众的妄动所牵动。在部长、社长的面前说“个性”抑或“独创”，他们会转过脸去，摆出一副鄙视的态度，“感激士兵们”、“为太阳旗而感动”、“不由得眼眶发热”等，新闻记者就是这样一回事，事实上，所谓的时代也就仅此而已。

有必要对师长拖沓冗长的训话拍上三分钟吗？有必要对工人们每天早上所唱的如同祷告词一般的奇怪歌曲从头拍到尾吗？话刚出口，部长转过脸去，带着厌恶的表情突然又回过头来，将高级烟使劲在刹帝利烟灰缸里一拧，怒目而视大吼道：“喂！这个战争风云的时代里什么是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们和企划部成员们自结朋党，彼此间的交情就如同德川时代的武士般，靠情面来展现才能。等级关系比公司职员间更严格，由此来保护各自的平凡，将源自于艺术个性和天才的争斗视为罪恶和违反行规，

完善以相互帮助精神为宗旨、无能的救助组织。对内是无能的救助组织，对外却是“酒精”的获取组织，这个朋党占领了民众酒场，每喝三四瓶啤酒就开始醉醺醺地探讨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和外衣都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但是他们的骨子里却比公司职员更像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无法放弃个性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讲究礼仪人情的制度当中不仅无法立足，而且憎恨他们平庸和低俗卑劣的实质。他被排挤在外，即便是主动打招呼，别人也不理睬他，里面甚至还有敌视者。伊泽走进社长室，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战争和艺术性的欠乏在理论上有无必然联系呢？还是军部的想法呢？如果只是描述现实，照相拍几下就已经足够了，从各个角度来审视，构成其艺术性，这才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社长听到一半转过头去，愁容满面地吐出烟圈，一副苦笑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为何不辞去工作呢？是怕入伍吧？只要按照公司所计划安排好的那样，尽力做好自己平凡的工作，能拿到工资就别去多想其他的。社长的表情最后变得很是难看，没有作任何回答，只是做出一个姿势让他赶紧走。有时伊泽甚至会这样想：这个职业难道不是最卑贱的吗？如果狠狠心去当个兵，能将自己从深思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的话，吃枪子儿也好挨饿也罢，也得个逍遥自在。

伊泽的公司还在制作计划编排“攻陷拉包尔空军基地”、“飞机轰炸拉包尔空军基地”等宣传的时候，美军就顺利通过拉包尔空军基地，在塞班岛上登陆了。“决战塞班

岛”的企划会议还没有结束，塞班岛就遭失守，从塞班飞来的美军飞机就已经在头顶盘旋，满腔热情地制作出诸如“燃烧弹浇灭法”、“空手身体冲撞”，“土豆的做法”、“决不放过一架美军飞机”、“节电和飞机”等片子，让人不可思议。公司不断地制作出无趣透顶的电影，导致胶片短缺，能拍摄的摄像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变得狂躁无比，在影片《神风特工队》《本土决战》《啊！樱花凋谢》中诗性大作，制作一些如白纸般空洞无聊的电影，仿佛明天东京就要变成废墟般。

伊泽已经没有了丝毫热情，早上醒来，一想到今天又要去上班，就想继续接着睡下去。迷迷糊糊中伊泽听到警报器响起，从床上起身，绑好绑腿带，抽出一根香烟点着，心想：如果不去上班，就没有香烟抽了。

一天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到车站，但是已经没有了回去的班车，很晚才走回家。打开灯却发现从未整理过的床铺不见了踪影，从未有人打扫过，也从未有人爬进来过。伊泽觉得非常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躲在层层叠起的被褥旁边。她把脸埋入被褥里，不安的眼神观察着伊泽的表情，当看到伊泽没有生气，脸色显得放心而轻松，平静得不禁令人吃惊。只是嘴里嘟囔个不停，说话模糊简单，答非所问，不知所云且断断续续。不用伊泽问就知道，肯定是挨骂了逃了进来的。为了不增加她的恐惧，伊泽没有详问，只是问了问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一